

石静◎编著

一代雄主
YIDAI XIONGZHU
HANWUDIZHUAN

汉武帝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汉武帝刘彻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位皇帝。他开疆拓土，击溃匈奴帝国、东臣朝鲜、南服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帝王传大系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完的叱咤风云



本力求深
帝王的
瑰丽的



NLIC2970868964

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画卷。





一代雄主
YIDAXIONGZHU
HANWUDIZHUAN

汉武帝传

石静◎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帝传 / 石静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42-7

I. ① 汉… II. ① 石… III. ① 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6517 号

汉武帝传

石 静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42-7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第 一 章	志存高远	母妃相携	1
第 二 章	订立姻缘	景帝择后	13
第 三 章	刘荣隐忍	计算储位	23
第 四 章	刘荣被废	缢死江陵	33
第 五 章	梁王回京	意欲夺权	42
第 六 章	睢阳办案	刘武反叛	52
第 七 章	刘武交尸	立储实现	61
第 八 章	梁王身死	刘彻立储	70
第 九 章	争夺太子	崇尚儒学	78
第 十 章	唐姬生恨	许家欺人	85
第 十 一 章	景帝判案	御医下毒	100
第 十 二 章	太后争权	卫绾效力	109
第 十 三 章	祖孙相争	无敌韬晦	120
第 十 四 章	武帝隐忍	聚敛贤才	132
第 十 五 章	太后起疑	许昌试探	144
第 十 六 章	梦遇灵官	钟情子夫	156
第 十 七 章	武帝勤政	着手大局	171
第 十 八 章	母子结怨	子夫自杀	180

第十九章	政治斗争	朝政复杂	194
第二十章	母子敌对	皇后生歹	205
第二十一章	母女合谋	武帝废后	218
第二十二章	主父偃施救	江都遇劫	228
第二十三章	江都脱困	梁媛受辱	239
第二十四章	密告谋逆	梁家遭殃	250
第二十五章	搜罗证据	武帝亲临	261
第二十六章	除江都王	施推恩令	271
第二十七章	匈奴求和	坚定开战	281
第二十八章	辨匈奴王	马邑伏敌	290
第二十九章	聂一投降	雁门施计	304
第三十章	休屠起疑	掉包公主	314
第三十一章	匈奴反目	趁机全歼	325
第三十二章	南越内乱	聂一出使	336
第三十三章	吕嘉作乱	出征南越	347
第三十四章	计征东南	完成统一	360
第三十五章	意欲长生	钩弋存异	373
第三十六章	储位之争	武帝驾崩	386

第一章 志存高远 母妃相携

公元前151年的盛夏，汉景帝正在软榻上休息，一阵香气飘来，没有人通报就进来了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

不用正眼，汉景帝就知道是谁，没错就是栗姬和王美人。因为此种香料是天竺国进贡的，只有几盒而已，他全部赐予了自己最宠爱的两个妃子，而且早就规定了，这二人前来，根本无需通报。

栗姬为汉景帝生有一子刘荣，被封为当朝的太子。王美人也育有一子，就是将来的皇帝刘彻，但此时王美人母子并不受宠。早就看惯了宫廷之争的王美人也学会了明哲保身和韬光养晦的方法，自然这样的思想也会影响到刘彻。

栗姬凭借着自己的太子儿子，处处都要争风头，虽然皇后宝座并不是她的，但她却处处以皇后自居。宫里的人知道皇上宠爱栗姬，自然也以准皇后的眼光看待。栗姬走过来略一施礼，问候道：“万岁，天气这般炎热，您的龙体可好？”

景帝此时心情烦闷，自然不想让人打扰，于是便耐着性子说道：“暑热难当，爱妃何必专程前来问安。朕一切都好，如过没有别的事情，爱妃可以回宫避暑。”

对于景帝如此明显的态度，栗姬感到心里仿佛放置了一块冰。王美人见情势不对，就起身回宫了。栗姬见王美人走了，虽然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但面上却不好表现出来，天威难测，得罪皇上可就是不想活了。她强压制住自己内心的反感，尽量带有感情地道：“万岁，妾身无碍，只是太子自今晨起就饭食不进，怕是有些中暑。”

景帝坐直身体，沉吟片刻，栗姬发现景帝并没有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要起驾看望，而是对身边的内侍吩咐道：“速传太医，前往太子府探视，探视之后务必将结果报与朕。”

内侍转身出去了，汉景帝也不管她，只管再次闭上了眼睛。栗姬自

觉没趣，悄悄地离开了未央宫。出了宫门，她自觉委屈，直想大哭一场。但是她不能让别人知道皇帝不赏识自己，在这样的尔虞我诈中，每个人都是势利的代名词，一旦失去恩宠，连宫女太监都不如。她强忍着泪水，快步回到了自己的居所。到了云阳宫门前，正好与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不期而遇。若换作别人，就算是当今的薄皇后栗姬也可以视而不见，但对于眼前这位女人，她就不能不上前陪笑脸与其进行周旋了：“原来是长公主和令爱。这大热的天，你们母女不在府中纳凉，来到我的宫中有什​​么要紧事吗？”

“正是天热烦闷，所以才带着阿娇进宫和娘娘说说话，也好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啊。”长公主半开玩笑地反问道：“难道娘娘反感我们母女？”

“哪里，能和长公主在一起聊天喝茶，妾身真是巴不得呢！”

不错，这位让栗姬娘娘屈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景帝的大妹刘嫖，人称长公主。她身旁九岁多的女儿就是陈阿娇。别看这阿娇年岁小，但出身与皇家，在严格的礼仪教导下，也出落得楚楚动人，一言一行都不失皇家风范。刘嫖赶紧拉过身边的女儿，笑着说：“来，阿娇，赶紧向娘娘千岁见礼，这可是日后的国母啊。”

这话让栗姬很受听，故意笑着说道：“长公主当着孩子也敢这样取笑。”

阿娇人小鬼大，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施礼道：“娘娘千岁，凤体安康。”

栗姬也对阿娇夸赞了一番，然后三个人便进入了栗姬的宫中说话。三个人边喝茶边说话，刘嫖问道：“娘娘，太子今年该有十三四岁了？”

“刚满十三。”

“那年岁也不算小了吧，是到了订亲的时候了。”

“不急。”栗姬未免露出心事，赶紧说道：“一者万岁还没有张罗这事，二者我这名分还没有确定下来，现在哪有这样的心情。”

“那为什么不催促万岁尽快立娘娘为后呢？”

“这”，栗姬感觉在立后问题上，或许刘嫖能够帮上自己，于是说道，“实不相瞒，我一提起此事，万岁就不高兴，也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

长公主也趁机说道：“万岁的秉性，本宫最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或许我能助娘娘一臂之力呢。”

“长公主在万岁面前言听计从，这件事情尽人皆知。要是能得到长公主的帮忙，定能事半功倍，事成之后，定当厚报。”栗姬见长公主肯帮忙，更是求之不得呢。

长公主见时机成熟，继续说道：“我也不需要你什么回报，只是事成之后，我要和娘娘做个儿女亲家。”刘嫖说出了她此行的本意，并将阿娇向前一推，“我们家阿娇做你的儿媳如何？”

栗姬不觉犹豫了一下，她想到刘嫖平日里的作风，一向喜欢干预朝政，而且好做主张。将来刘荣登基，有这样一位丈母娘还不得事事受她限制啊。但栗姬想到眼下有求于人，也不好一口回绝，便含乎地答应下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长公主站起身：“娘娘既然答应了，我这就去向万岁奏明。”

“这么着急”，栗姬提醒说，“我刚从万岁那里回来。圣上看起来好像心绪不佳的样子，这件事情改日再说也无妨。”

长公主信心十足地说道：“别人在万岁那里可能会碰钉子，但我长公主岂是他人可比的，我什么时候在万岁那里碰过钉子啊。”

说完长公主就拉着自己的阿娇姗姗离去了，栗姬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要知道自己在万岁爷那可是受了冷遇，但万岁对长公主确实言听计从，看把长公主得意的，怎不叫人嫉恨。但此时她的心情非常矛盾的，既期待皇上能够听从长公主的话立自己为后，又希望景帝不要理睬长公主，真好可以煞煞这位公主的骄横之气。

刘嫖刚走进未央宫，就开始大呼小叫地嚷起来：“皇兄，我带着阿娇来看你了，怎么都不欢迎啊？”

景帝对长公主确实不一般，不但毫不动怒，而且还满脸带笑地下地。他平素最喜欢阿娇的乖巧可爱，赶紧拉过陈阿娇，说道：“让朕看看，一月不见小阿娇是不是又长高了。”

阿娇上前叩头，被景帝用手拉住：“小小年纪，不用行这么大的礼。”

阿娇便依偎在景帝身边。

长公主见机会来了，趁机便说：“万岁这样喜欢她，要不让阿娇长大后做你的儿媳妇，这样就能天天陪着皇上了，是吧？”

“但不知妹妹看中了哪家王爷啊？”

长公主骄傲地说：“我的女儿聪明伶俐，要嫁就嫁太子，要做就做皇

后，怎么能够只做王妃呢？”

“皇妹，你这野心倒是不小哇。”景帝含笑戏谑道“皇后虽然好，但也不好做，要时刻提防被皇帝打入冷宫啊。”

长公主听出了景帝的言下之意，说道“我们家阿娇可不是薄皇后之流。万岁，既已经不再去薄皇后那里，为什么还不颁诏废后再立呢？”

景帝对这个妹妹一向倚重，也就在她的面前说出了心里话：“皇妹，废易立难啊，实不相瞒，朕就是在头疼该立谁为后的事情。”

“这，妹妹就费解了。刘荣已经被立为太子，按照法理，他的母亲栗姬自当被立为皇后，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皇后乃六宫之首，管理着后宫的大小事宜，俗话说后院起火，这皇后的人选需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宽厚容人。栗姬她肚量狭小，难以母仪天下啊。”

长公主一笑：“此事妹妹倒是知道一些，听说栗姬素来拈酸吃醋，等妹妹瞅空儿开导开导她，自然也能改正过来。”

“但愿能如皇妹所言。”

“皇兄既然不能确定立谁为后，为何不先下诏废了薄皇后呢？”长公主想使个缓兵之计，这样对栗姬也算有所交代“至于立后之事，可以容后再议。等到皇兄对栗姬满意时，再立她为后也不迟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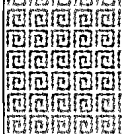
景帝听了长公主的话，不觉喜笑颜开：“还是皇妹知道朕的心思。”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景帝就下诏废去了薄皇后的后位。按理说这件事情对栗姬来说是件好事啊，起码为她扫清了争后的道路。景帝也认为自己为栗姬办了好事，当晚就兴致勃勃地临驾栗姬的云阳宫。

云阳宫的装饰以红色为主，再加上早点燃的大红宫灯，整个宫室都给人一种温暖热情的感觉。因为天气太热，此时的栗姬就穿着狭小的白色丝绸抹胸躺在榻上，穿着甚为暴露。栗姬今天很不高兴，她从长公主那里得知了皇上废去薄皇后的消息，同时也知道了皇上并不打算册立她为皇后的消息。所以她连晚饭都没吃，就斜靠在卧榻上自生闷气。

宫门外传来执事太监的喊声：“万岁驾临云阳宫，栗妃娘娘整装出迎接驾啊。”

栗姬心底迅速升腾起几许快意，这说明皇上的心里还是中意于她的。尤其是一年以前，那时候皇帝平均每三天中就要在云阳宫留宿一晚。但



自从刘嫖先后给皇上引荐了几个美人之后，景帝便十天半月也难得来一次。如此想来，栗姬对长公主简直恨得要命。她本想出去迎驾，但却想吊吊皇帝的胃口，于是便坐在床上没动。汉景帝径直走了进来，栗姬赶紧下床迎接圣驾。

景帝拉住栗姬的手不放，看到她如此诱人的胴体，早就按捺不住欲火，但栗姬却想趁此讨得点好处。于是故作矜持地要去为汉景帝斟茶。

景帝心中掠过一丝不快，然后说道：“茶就不必了，朕来时已饮透了。朕累了，你我还是快些上床歇息吧。”

栗姬见景帝有些急不可耐，便想借机讨个说法，于是话中带有酸味道：“臣妾获悉万岁已颁诏废了薄后，为什么还不尽早册立妾身呢？”

汉景帝知道栗姬又开始耍小性子，心中不快，说道：“这个朕自有道理。”栗姬愈加放肆，汉景帝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冲着栗姬吼道：“你本就没有一丝为后的风度，假如真让你执掌后宫，那朕的后宫还能有安宁之日吗？”

栗姬愤恨地说道：“怪不得圣上迟迟不肯降旨，原来还是听信了那几个妖姬的谗言，等到哀家总揽后宫之后，一定好好调教她们。”话里充满了报复的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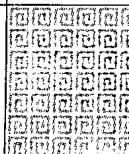
景帝更是愤怒，他本就介意栗姬肚量狭小，所以迟迟不肯立她为后。今日话头提及至此，他也就趁机规劝道：“王美人、程姬、贾姬等嫔妃和你一样都是朕的妻子，她们的子女也都是朕的骨肉。一旦你身为国母，就要有容人之量。应该待她们如手足姐妹，她们的子女也应带视同己出。时时要教育太子，爱护弟妹，这样才能让后宫安宁，朕百年之后也能安卧九泉了。”

栗姬一听此言，就想起了几天前在上林苑游玩的情景，这件事至今都像她咽喉的一根刺，想拔都拔不掉。

那日，景帝兴致好，只带着栗姬和王美人二人同游上林苑。虽然没有了贾姬、程姬等人的陪伴少了几个对手，但王美人在身边也让她颇为记恨，因此对这次出游她是一点儿都不高兴。为此，一路上都噘着小嘴阴沉着脸儿。

“爱妃，莫非哪里不舒服？”景帝关切地问栗姬。

栗姬的回答令景帝啼笑皆非：“哎哟，万岁还记挂着臣妾呢，看你和



王美人在那里说说笑笑，我还以为您已经忘了这里还有一个我呢。”

汉景帝兴致好，也没有怪罪，只是数落地说了几句，“你呀，说话怎么总爱咬着别人，朕总不能时时刻刻只陪着你一个人吧。”

一句话惹起了栗姬的脾气，大声说道：“您就知道向着她，你看我就是抱怨了一句，就惹出你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来。早知这样，今日不来倒好，免得在这里生气。”

景帝顿时兴趣索然，不愿意再理她。

王美人见状过来打圆场，满脸赔笑地对栗姬说：“姐姐，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对，惹你生气了？我是妹妹，倘有不周全的地方，还望担待一些。”

“看看，你明知道我正在和万岁生气，你在这里装好人，你这不是跟万岁合伙儿气我吗？”栗姬近乎胡搅蛮缠地说道“咱可比不了你，你可是万岁的心尖儿。”

景帝气不过地说道：“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朕哪里不是高看你一眼！”

栗姬听景帝如此说，更是借机将心中的怨忿发泄出来：“我怎么能和王美人比呀，皇上见她时从没有怒过，每次都眉开眼笑，一看见我，就一脸愁容，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汉景帝也对他的胡搅蛮缠没有办法，栗姬不识相地继续说道：“我那儿子也比不上胶东王，你看王美人，妊娠时都能梦见太阳入怀，多么美妙动听的故事啊，这不就等于说她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帝王吗？”

王美人赶紧为自己辩解：“姐姐不喜欢，我今后再不提及。”但王美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道：“即便你现在不说也是掩耳盗铃，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现在想做样子给我看？我才不会领你这份情！我没有那么傻。”

这一顿抢白，闹得王美人无话可说，于是便想了个脱身之计，对着栗姬说道：“姐姐先消消气，我去如厕方便一下。”

景帝也觉得和栗姬无法继续交谈下去，便赌气地扭转身子不再理睬她。

就在这时，景帝发现茅厕旁边转悠着一头野猪正在觅食，不由得大吃一惊。所有人都知道野猪属于凶猛野兽，而王美人此时正在厕中，万一受到伤害，这该如何是好。景帝立即命令随侍的中郎将郅都前去解救

王美人。郅都领旨，拔出佩剑刚要冲过去。

栗姬想到假如野猪把王美人吃掉正好可以减少一个劲敌，就在旁边说道：“郅将军，此时王娘娘正在如厕，自然是裸露下身，你闯进去……”

这番话还真提醒了郅都，他迟疑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着汉景帝说道：“万岁，末将撞见娘娘……”

景帝一急，夺过郅都手中剑，说：“不用你为难，朕自去救助。”

栗姬见景帝如此关心王美人，心中更是愤怒，便欲制止，她急中生智，想出一条自认为绝妙的计策，便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

郅都见状想扶又不敢扶，于是对着将要离开的景帝说：“万岁，栗妃娘娘发病，这可如何是好啊？”

景帝回望一眼，犹豫了一下，对其说道：“栗妃无妨，朕先去救王美人要紧。”说完，便毅然地飞步闯入了茅厕，居然将野猪直接吓走了，王美人安然无恙。两个人回来时看到栗姬好好地站在那里。景帝不满地嘟囔一句：“恶作剧。”

这件事情虽然景帝并未深究栗姬过错，但栗姬却在心底认为，关键时刻景帝还是认为王美人最重要，为此，心中的嫉恨更深一分，对王美人的敌意也愈加加重。

如今景帝又和自己说起了这件事情，更勾起她心中的不满。于是便刻薄言辞地道出了真心话：“我的皇上，你还真是仁慈，连你百年之后的事情都想好了。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就恨不能生吞活剥了王美人她们那几个狐媚，百年之后的事你就管不得了。”

“你！”景帝没想到栗姬如此张狂，竟然敢说出如此狠毒的话，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撂下一句：“简直是个泼妇。”

“你，你，居然为了那几个狐媚就骂我，我也不活了！”说完就做出了以头撞廊柱的姿势。

汉景帝此时的心情坏透了，她也不管那栗姬死活，气哼哼地拂袖就出了云阳宫。

栗姬当然不会真的撞死，她只是做做样子，想指望景帝前来拉救，但没想到不但没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气走了汉景帝。她赶紧追出门挽留景帝。但此时景帝哪还有心情听她说话，径直走出了大门。

“哼！有种一辈子别到我这云阳宫来。”栗姬气得顺嘴骂话出唇。

这句话显然被景帝听到了，他停下脚步，只摇了摇头，什么话都没说，便大步出了云阳宫。

栗姬看着景帝远去的背影，自知说话过激，心中十分后悔，可是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后悔药，于是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呜”地呼天抢地捶胸踢腿地大哭起来。

王美人起居的五柞宫，其规模虽不算太大，但此地环境清幽，还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倒是别有一番意境。王美人晚膳过后，就与儿子刘彻在花园内讲古，当说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时，六岁的刘彻忽闪着黑亮亮的大眼睛，竟然说出一番与其年龄十分不相符的话来：“母亲之意，为儿尽知，等到我长大之后，一定像大禹那样勤劳国事，不过我不会像大禹一样，我还要孝敬母亲。”

王美人欢喜得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动情地说道：“我的好皇儿，这样聪明，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刘彻挣脱母亲的怀抱，不解地问道：“母亲，儿为何只能做栋梁，难道不可以像父皇一样君临天下吗？”说着，小刘彻就在地上摇摇摆摆开始模仿景帝走路的样子。

王美人生怕有人听见，赶紧制止小刘彻，说道：“皇儿，这样的话可不能乱说，切记，这话被人听去，或许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为什么？”

“皇儿，我们身处宫廷，说话做事都要谨慎小心。你的封号是胶东王，就只能做未来皇帝的臣子。你的大哥刘荣已经被你父皇立为了太子，也就是说他将来要做皇帝。这话若传到他的耳中，一定会记恨于你。等你父皇百年之后，他若登基做了皇帝，一定会报复你，就连为娘也怕性命难保啊！所以为了我们能够平安地生活，这样的话以后万万不可再说。”

刘彻点点头：“儿记下了。”

就在这时，王美人的贴身侍女唐儿急慌慌地走了进来，告诉王美人皇上来了。王美人赶紧领着刘彻去接驾。王美人跪在画廊的地板上请安，小刘彻也学母亲的样子为父皇请安问好。

景帝高兴地将王美人母子先后搀起，赞不绝口地夸奖刘彻，“皇儿小小年纪，就这样知礼得体，还是美人教子有方啊！”

“万岁过奖了，有道是龙生龙子。”王美人心喜悦，但并不表现出来，“这孩子处处模仿陛下，就连走路都像得很呢。”

景帝正在兴头上：“如此说，且走几步让朕看看。”

刘彻当真就模仿了一回，然后还问道：“父皇可是这样行走？”

喜得景帝眉开眼笑：“皇儿，你怎就这般相像，真是我的儿子啊。”说到高兴处，将刘彻抱在了怀中。

刘彻也就撒娇地依偎在景帝胸前，用小手抚摩着景帝的面颊：“父皇真好，就像古时的大禹帝。”

“这么说，父皇是明君喽！”景帝止不住同儿子贴脸。

王美人觉得已经可以了，儿子算是够风光了，就将刘彻接下来：“皇儿，别让父皇太劳顿了。”同时，回头示意唐儿，“领胶东王去吧。”

刘彻果真与一般孩子不同，临别时再施一礼：“父皇晚安。”

景帝由王美人陪同进入寝宫，边走边话题还未离开刘彻：“美人，你要好好教导胶东王。这孩子是个干大事的料，待他长成后，朕一定要委以重任。”

“谢万岁夸奖，臣妾当不负圣望。”落座后，王美人问道，“万岁可曾进过晚膳。”

景帝注视着王美人花蕊般娇嫩的樱唇，真想立刻噙入口中。想起栗姬的泼样，再对照王美人的柔顺，一腔儿女情全都倾注在王美人身上：“这都什么时辰了，朕早已用过晚膳，你我早些安歇吧。”

王美人听此言不觉怔了一下。

景帝却是注意到了王美人这一微妙变化：“怎么，爱妃心下不悦？”

王美人脸上绽放开鲜艳的桃花：“万岁哪里话来，后宫嫔妃，有谁不渴想沾雨露之恩。臣妾亦血肉之躯，渴望圣驾，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巴不得万岁天天能光顾呢。只是一时间受宠若惊，怀疑是否在梦中。”

这番话说得景帝心花怒放：“好，好，朕此后定当常幸这五柞宫，也让你永远像鲜花般滋润。”

“万岁难得光临。良宵尚长，臣妾备下御酒佳肴，与圣驾小酌，以助罗帐中雅兴如何？”

景帝不由得点头称是：“美酒入怀，春心烂熳，恍然若仙，再与爱妃共偕云雨，其乐融融，快哉美哉！就依美人。…”

王美人吩咐唐儿整备酒宴。唐儿不停脚地忙碌，几个来回之后，已是香汗流下粉腮。试想，王美人的贴身宫女，自然是模样标致，灯光之下犹如梨花带雨更堪怜。王美人见景帝对唐儿时不时地瞄上两眼，心中立刻有了谱儿，一道难题迎刃而解。

原来景帝来幸，正值王美人的经期，是不能同房合欢的。但若直言，景帝定将扫兴离去，这不是将上门的好运推走吗？而且说不定会影响皇上今后的兴趣，今夜移情别恋或许就被别的嫔妃拴住。所以她犹豫一下未敢明言，且用饮酒搪塞，如今竟偶然生计，何不用个调包计呢？

帝妃对酌之际，唐儿一旁侍酒，在桌边飘来转去，也免不了与景帝擦擦碰碰，景帝兴致极佳，被王美人劝得频频干杯，半个时辰下来，已有八分醉意。王美人先将景帝扶进罗帐，为其宽衣解带，送给景帝一个甜吻，温存地说：“万岁，且请稍候片刻，臣妾去香汤沐浴后即来侍寝。”

“爱妃快去快来。”景帝已是眼皮强抬。

王美人到侧室，将唐儿叫至近前，轻声悄语说道：“小妮子，今夜晚你的好运来了。”

“娘娘此话何意？”

“给你派个上好差事，代我去陪寝侍候万岁爷。”

“什么！”唐儿以为自己听错了，“娘娘的话，奴婢听不明白。”

“傻丫头，让你去陪皇上睡觉！”

“这，这……”唐儿听明白了，但她不明白主人为何要如此，“这如何使得，万万使不得。”

“我说使得就使得！”王美人说了实话，“我恰好来了月事，又不能令万岁扫兴，只能由你替代了。”

“这怎么行，万岁认出，奴婢就是欺君之罪，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有我做主，你怕什么。”王美人安慰她，“万岁已是酒醉，一样都是女人，哪里辨得你我。再说，男人还都巴不得尝鲜呢，能幸你这个黄花闺女，万岁爷真是福分不浅呢。”

古时深宫中粉黛三千，有的一生都难得见上皇帝一面，就是有名分的嫔妃，谁不是期待着皇帝能眷恋光顾自己的玉体啊，唐儿自然也渴求有这么一天。早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每当目睹王美人与景帝相携进入罗帐，耳听他们的嬉戏之声，唐儿都如有团火在胸膛燃烧，恨不能立时